

歐陽文忠公集

四十一

集古錄跋尾卷第八

歐陽文忠公集一百四十一

唐徐方回西墉記

寶應

年

右西墉記徐方回撰方回云寶應中為南陽令得崔子玉所得平子銘末二十一字陷于廳之西墉按今西鄂石本末句見在方回所得乃南陽半石之末也今又亡矣惜哉

右集本

唐禹廟碑

大曆二年季展書

右巨文傳於今者絕少皆不及此碑季展他所書亦不偉於此治平二年上元日書

右真蹟

集古錄八

唐崇徽公主手痕詩

大曆四年

右崇徽公主手痕詩李山甫撰崇徽公主者僕固懷恩女也懷恩在肅宗時先以二女嫁回紇其一嫁毗伽可汗少子後號登里可汗者是也其一不知所嫁何人唐書懷恩傳及回紇傳皆不載惟懷恩所上書自陳六罪有云二女遠嫁為國和親以此知其又嘗嫁一女爾此所謂崇徽公主者懷恩幼女也懷恩既反引羗渾奴刺為邊

患永泰中病死於靈武其從子名臣以千
騎降唐大曆四年始以懷恩幼女為集本
有崇

徽二公主又嫁回紇即此集本
有公
字也治

平元年三月八日書右真蹟

唐僧懷素法帖大曆十二年

右懷素唐僧字藏真特以草書擅名當時
而尤見珍於今世予嘗謂法帖者乃魏晉
時人施於家人朋友其逸筆餘興初非用
意而自然可喜後人乃棄百事而以學書
為事業至終老而集本
無
此字窮年疲弊精神

集古錄八

二

而不以為苦者是真可笑也懷素之徒是
已治平元年八月八日書右真蹟

唐重摹吳季子墓銘大曆十四年

右吳季子墓銘自前世相傳以為孔子所
書據張從紳疑記云舊石堙滅開元中玄

宗命殷仲容模搭其書以傳然則開元之
前已有本矣至大曆中蕭定又刊于石則
轉相傳模失其真遠矣按孔子平生未嘗
至吳以史記世家考之其歷聘諸侯南不
踰楚推其歲月蹤跡未嘗過吳不得親銘

季子之墓又其字特大非古簡牘所容第以其名傳之久不可遽廢故錄之以俟博

識君子 石集本

又

右古篆文曰嗚呼有吳延陵季子之墓自前世相傳以為孔子所書據張從紳疑記云舊石埋滅開元中玄宗命殷仲容搨本遂傳於世然則開元以前已有刻石矣其後正元中鄭播又為記盧國遷建堂樹碑則今本又非仲容所模者字亦奇偉莫知

真石錄八

全

何人所書按孔子未嘗至吳以史記世家考之其歷聘諸侯南不愈楚推其歲月蹤跡無過吳之理不得親銘季子之墓又其字特大非簡牘所容惟博物君子必能辨之 右真蹟

唐竇叔蒙海濤誌 大曆中

右海濤誌竇叔蒙撰其書六篇一曰海濤誌二曰濤曆三曰濤日時四曰濤期五曰朔望體象六曰春秋仲月漲濤解余嚮在揚州得此誌甚愛之張于座右之壁冀於

朝夕見也已而夜為風雨所壞其後求之
凡十五年而復得斯本以事京師好事者
皆云未嘗見也

右集本

唐鹽宗神祠記 大曆中

右鹽宗神祠記錢義方撰近時有尚書郎
張席自言家寓解州為余言安邑解縣兩
池鹽事云夏月鹽南風來池面紫色須臾
凝結如雪土人謂之漫生鹽而兩池歲後
畦夫數百種鹽公私耗弊而州縣吏緣以
為姦利棄漫生鹽不取誣其苦不可食席

集言錄八

四

博學能言漢唐事尤詳為余復言前世鹽
皆自生開元中姜師度為河中尹而鹽池
涸始置鹽池故唐格自開元後遂有畦夫
營種之課席因上書論鹽漫生之利官遂
罷畦夫而公私皆以為然而議者或害其
事乃云漫生鹽味苦不可食或云暫結復
銷不可畜聽者方惑其事余因讀義方所
記乃云若陰陽調和鬼神驅造不勞人而
擅其利與夫鑿泉煮海不相為謀由是知
唐世鹽非營種為決可信義方大曆時為

權鹽使余家集錄古文不獨為傳記正訛
繆亦可為朝廷決疑議也 右集本

唐鴈門王田氏神道碑 代宗時

右唐魏博節度使鴈門王田承嗣碑營田
副使裴抗撰子緒碑節度判官丘絳撰按
唐書列傳承嗣十一子維朝華繹綸縮緒
繪純紳縉而緒次當第七此二碑皆以緒
為第六子而無縮自緒而下有繪純紛縉
與史不同二碑當時故吏所作必不誤蓋
史之繆也其文與字皆不嘉故余特錄其

集石錄八

八五

世次而已 右真蹟

唐李愷碑 大曆四年

右李愷碑李紆撰新唐書列傳云愷十餘
子江涵颯瀛等同被害惟源彭免據李紆
載愷子見於碑者實十二人曰右補闕彭
汝州刺史深華陰丞颯左驍衛兵曹瀛硤
石丞沆洪州別駕澥洛陽尉渭司農主簿
汶又云公之薨也彭從玄宗南狩次公而
歿深授任他郡其在洛陽者長子江第三
子涵與華陰驍衛而又少子合六人皆從

公殲于虜刃硤石而下與衆孫之在者僅以孩提免如紆所記橙子盡於是矣未嘗有源也紆但言衆公孩亦不云有未名子也然則源者史家何從而得之據史言源為司農主簿以碑考之源當為汶也又據碑方橙歿于賊也彭深沆澥渭汶六子獲免而史惟云源彭此當以碑為正紆當代宗時為橙作碑自云與橙有通家之好幼奉升堂之慶宜知橙事不繆也

右集本

唐甘棠館題銘

歲月見本文

右甘棠館題銘自唐德宗貞元以來止於會昌文字多已磨滅惟高元裕常夏卿所書尚可讀甚矣人之好名也其功德之盛固已書竹帛刻金石以垂不朽矣至於登高遠望行旅往來慨然寓興於一時亦必勒其姓名留于山后非徒徘徊俯仰以自悲其身世亦欲來者想見其風流夏卿所記留連感愴意不淺也如高常二子皆當時知名士也史傳載之詳矣昔杜預沈碑漢水謂萬世之後谷或為陵庶幾復出以

見于世其為慮深矣然預之功業不待碑而自傳其區區於此者好名之弊也故士或勤一生以自苦或餓死空山之中甚者蹈水火赴刀鋸以就後世之名為莊生所笑者有矣故余於集古每得前世題名未嘗不錄者閔夫人之甚好名也

右集本

唐汾陽王廟碑

貞元二年

右郭子儀廟碑高參文其叙子儀功業不甚詳而載破墨姓處木討沙陀處密事則唐書列傳無之蓋子儀微時所歷

集本其作立

集古錄八

七

後遂立大勲宜乎史畧不書也然唐書有處密處月朱耶孤注等皆是西突厥薛延陀別部名號余於五代史為李克用求沙陀種類卒不見其本末而參謂處密為沙陀不知其何所據也按陳栩子儀家傳亦云討沙陀處墨十二姓與參所書頗同唐書轉密為密當以碑為正

右真蹟

唐郭忠武公將佐略

貞元十二年

右忠武公將佐略陳栩撰忠武公者郭子儀也栩之所書亦為盛矣猶言得其六七

蓋其官至宰相者七人為節度使者二十
八人尚書丞郎京尹者十人廉察使者五
人據棚所得而書者實六十人而顯名於
世者蓋五十人雖喬琳周智光李懷光僕
固懷恩等陷於禍敗然杜鴻漸黃裳李光
弼光進之徒偉然名見於當時而垂稱於
後世者亦不為少豈惟得失相當而已哉
雖汾陽功業士多喜附以成名然其亦自
有以得之也其忠信之厚固出其天性至
於處富貴保功名古人之所難者謀謨之

際宜亦得其助也治平甲辰秋社前一日

書 右真蹟

唐濟瀆廟祭器銘 真元十三年

右濟瀆廟祭器銘張洸撰碑云置齋郎六
人唐自高宗以後官不勝其濫矣洸之所
記乃開元時事州縣祠廟置齋郎六人可
知其濫官之弊然史家不能詳載惟於碑
刻寓見其一二爾治平甲辰秋分後一日

中書東閣雨中書 右真蹟

唐神女廟詩 真元十四年

右神女廟詩李吉甫丘玄素李貽孫敬騫
等作余貶夷陵令時嘗泛舟黃牛峽至其
祠下又飲蝦蟆碚水覽其江山巉絕窮僻
獨恨不得見巫山之奇秀每讀數子之詩
愛其辭翰遂錄之

一有遂為
佳玩字

右集本

唐馬寔墓誌銘

貞元十四年

右馬寔墓誌銘唐歐陽詹撰并書其文辭
不工而字法不俗故錄之寔之事迹亦無
足紀也

石集本

又

集古錄八

九

詹之文為韓退之所稱遂傳于世然其不
幸早死故其傳者不多刻石之文祇有此
與福州佛記耳尤可惜也

右真蹟

唐石洪鍾山林下集序

貞元二十年

右鍾山林下集序者石洪為浮圖總悟作
也石洪為處士而名重當集一本時者以常
為韓退之稱道也唐世號處士者為不少
矣洪終始無佗可稱於人者而至今其名
獨在人耳目由韓文盛行於世也而洪之
所為與韓道不同而勢不相容也然韓常

歎籍湜輩叛已而不絕之也豈諸子駁雜
不能入於聖之域而韓子集本有區區

誨誘思援而出於所溺歟此孔孟之用心
也治平元年八月八日書是日上以霖雨

不止分命羣臣祈禱余祈于太社既歸而
雨遂止某謹記石真蹟

唐房太尉遺愛碑陰記元和六年同是石洪撰附此

石洪文字罕見於後世故特錄之右見綿本拾遺

唐賀蘭夫人墓誌真元七年

右賀蘭夫人墓誌唐陸贄撰或云贄書也

集古錄八

下

題曰祕書監陸公夫人墓誌銘而贄自稱

姪曾孫此石在常州一有陸監名右集本齊望五字

唐陸文學傳咸通十五年

右陸文學傳鴻漸自撰茶之見前史蓋自

魏晉以來有之而後世言茶者必本陸鴻

漸蓋為茶著書自其始也至今俚俗賣茶

肆中嘗置一甕偶人於竈側云此號陸鴻

漸鴻漸以茶自名於世久矣考其傳著書

頗多曰君臣契三卷源解三十卷江表四

姓譜十卷南北人物志十卷吳興厯官記

三卷潮州刺史記一卷茶經三卷占夢三卷其多如此豈止茶經而已哉然其他書皆不傳

右集本

唐辨正禪師塔院記

貞元中

右辨正禪師塔院記徐峴書誠能行筆而少意思也往時石曼卿屢稱峴山曼卿多得顏柳筆其書與峴不類而遠過之不知何故喜峴書也余當曼卿在時猶未見峴書但聞其所稱曼卿歿已久始得此書遂錄之爾

右真蹟

唐韓愈盤谷詩序

貞元中

右送李愿歸盤谷序韓愈撰盤谷在孟州濟源縣正元中縣令刻石于其側令姓崔其名泱今已磨滅其後書云昌黎韓愈知名士也當時退之官尚未顯其道未為當世所宗師故但云知名士也然當時送愿者為不少而獨刻此序盖其文章已重於時也以余家集本校之或小不同疑刻石誤集本世已大行刻石乃當時物存之以為佳翫爾其小失不足較也

右真蹟

唐韓退之題名

元和四年已下七篇皆韓文公撰故不與別碑歲月為叙

右韓退之題名二皆在洛陽其一在嵩山

天封宮石柱上刻之

集本有雷事

記龍潭

天聖

中余為西京留守推官與梅聖俞遊嵩山入天封宮裴回柱下而去遂登山頂至武后封禪處有石記戒人遊龍潭者毋妄語笑以黷神龍怒則有雷恐因念退之記遇雷意其有所試也其一在福先寺塔下當時所見墨蹟不知其後何人模刻于石也治平元年三月廿二日書

石真蹟

唐田弘正家廟碑

元和八年

右田弘正家廟碑昌黎先生撰余家所藏書萬卷惟昌黎集是余為進士時所有最為舊物自天聖以來古學漸盛學者多讀韓文而患集本訛舛惟余家本屢更校正時人共傳號為善本及後集錄古文得韓文之刻石者如羅池神黃陵廟碑之類以校集本有二字集本舛繆猶多若田弘正碑則又尤甚蓋由諸本不同往往妄加改易

集本有今字

以碑校集印本與刻石多同當以

為正

多九字集本
校離者妄改之必誤

乃知文字之

傳久而轉失其真者多矣則校離之際決
於取捨不可不慎也

印本云銜訓事嗣朝夕不怠往時用他

本改云銜訓嗣事今碑文云銜訓事嗣

與印本同知其妄改也

印本云以降命書用他本改降以命書

今碑文云以降命書與印本同知為妄

改也

印本云奉我天明用他本改云奉我王

頁一第

十一

明今碑文云奉我天明與印本同知為

妄改也此類甚多略舉三事要知改字

當慎也

治平元年三月八日書

石真蹟

唐韓愈南海神廟碑

元和十五年

右南海神廟碑韓愈撰陳諫書以余家舊

藏集本校之皆同惟集本云蜿蜿蜓蜓而

碑為

集本作云

蜿蜿地地小異當以碑為正今

世所行昌黎集類多訛舛惟南海碑不舛

者以此刻石人家多有故也其妄意

集本無此

字改易者頗多亦賴刻石為正也治平元

年七月二十日書

右真蹟

唐韓愈羅池廟碑

長慶中

右羅池廟碑唐尚書吏部侍郎韓愈撰中書舍人史館修撰沈傳師書碑後題云長慶元年正月建按穆宗實錄長慶二年二月傳師自尚書兵部郎中翰林學士罷為中書舍人史館修撰其九月愈自兵部侍郎遷吏部集本有然則據建碑時愈未為吏部沈亦未為舍人字碑言柳侯死後三年廟成明年愈為柳人書羅池事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卒至集本有後三年

集古錄八

十四

字愈作碑時當是長慶三年考二君官與

此碑亦同不應在元年正月蓋後人傳模

者此二十三字集本作則二君官當與誤刻

之爾今世傳昌黎先生集載此碑文多同

惟集本以步有新船為涉荔子丹兮蕉黃

蕉下加子同二十五字集本云涉有新船而碑以

涉為步荔子丹兮蕉黃碑蕉下無子字當以碑為是而碑云

春與猿吟而集本作兮秋鶴與飛則疑碑之誤

也嘉祐八年六月二日書

右真蹟

唐韓愈黃陵廟碑

長慶元年

右黃陵廟碑韓愈撰沈傳師書昌黎二字集本

韓作集今大行於世而患本不真余家所藏

最號善本世多取以為正然時時得刻石

校之猶不勝其舛繆是知刻石之文可貴

也不獨為翫好而已黃陵碑以家本校之

不同者二十餘事如家本言降小君為夫

人而碑云降小水之類皆當以碑為正也

嘉祐八年十月十八日書右真蹟

唐胡良公碑長慶三年

右胡良公碑韓愈撰良公者名珣韓之門

人張籍妻父也今以碑校余家所藏昌黎

集本號為最精者文字猶多不同皆當以

碑為正茲不復紀碑云珣子逞廼巡遇述

遷造而集本無巡他流俗所傳本集本有又字

又云遇或為巡者皆非集本有也當以碑為

正治平元年七月晦日書右真蹟

唐韓文公與顏師書歲月未詳

右韓文公與顏師書世所罕傳余以集錄

古文其求之既勤且博七字集本只博蓋久

而後獲其以易集本無此字繫辭為大傳謂著

山林與著城郭無異等語宜為退之之言其後書吏部侍郎潮州刺史則非也蓋退之自刑部侍郎貶潮州後移袁州召為國子祭酒遷兵部侍郎久之始遷吏部而流俗相傳但知為韓吏部爾顏師遺記雖云長慶中立蓋并韓書皆國初重刻故繆為附益爾治平元年三月十三日書右真蹟

唐高閑草書

歲月未詳

高閑草書審如此則韓子之言為實錄矣

永豐歐陽脩

右見綿本別集二十一卷

唐武侯碑陰記

開成二年

右武侯碑陰記崔備撰唐劍南西川節度使武元衡及其將佐題名者二十九人楊嗣復再題及其僚屬又六人并嗣復汝士詩兩首合為一卷唐諸方鎮以辟士相高故當時布衣常帶之士或行著鄉閭或名聞場屋者莫不為方鎮所取至登朝廷位將相為時偉人者亦皆出諸侯之幕如元衡所記裴度柳公綽楊嗣復皆相繼去為本朝名將相亦可謂盛矣哉治平元年初

伏休假雨中書

右真蹟

唐盧頊禱聰明山記

元和二年

右禱聰明山記盧頊撰乃盧從史禱山神之記也閱從史官屬題名見孔戡與烏重胤俱列于後而感集本作覽韓退之記戡事云戡屢諫從史不聽卒為重胤所縛掩卷歎息者久之嗚呼禍福成敗之理甚明而先事而言則罕見從事至而言則不及矣自古敗亂之國未始不如此也

右真蹟

唐侯喜復黃陂記

歲月見本文

右復黃陂記唐侯喜撰黃陂在汝州汝州有三十六陂黃陂最大溉田千頃始作于隋記云至貞元辛未刺史盧虔始復之辛未貞元七年也碑元和三年建喜之文辭嘗為韓退之所稱而世罕傳者余之所得此碑而已

右集本

又

昌黎先生甚稱侯喜其文罕傳於今余之所見止此一篇爾

右真蹟

唐柳宗元般舟和尚碑

元和三年

右般舟和尚碑柳宗元撰并書子厚所書碑世頗多有書既非工而字畫多不同疑喜子厚者竊惜其名以為重子厚與退之皆以文章知名一時而後世稱為韓柳者蓋流俗之相傳也其為道不同猶夷夏也然退之於文章每極稱子厚者豈以其名並顯於世不欲有所貶毀以避爭名之嫌而其為道不同雖不言顧後世當自知歟不然退之以力排釋老而已任於子厚不得無言也治平元年三月廿二日書

右真蹟

唐南嶽彌陀和尚碑

元和五年

右南嶽彌陀和尚碑柳宗元撰并書自唐以來言文章者惟韓柳柳豈韓之徒哉真韓門之罪人也蓋世俗不知其所學之非第以當時輩流言之爾今余又多錄其文懼益後人之惑也故書以見余意

右集本

唐元稹修桐柏宮碑

大和四年

右唐元稹撰文并書其題云修桐柏宮碑又其文以四言為韻語既牽聲韻有述事不能詳者則自為注以解之為文自注非

作者之法且碑者石柱爾古者刻石為碑
謂之碑銘碑文之類可也後世代石刻文
既非因柱石不宜謂之碑文然習俗相傳
理猶可考今特題云修桐柏宮碑者甚無
謂也此在文章誠為小瑕病前人時有忽
略然而後之學者不可不知自漢以來墓
碑多題云某人之碑者此乃無害蓋自此
石為某人之墓柱非謂自題其文目也今
稹云修桐柏宮碑則於理何稽也石集本

唐虞城李令去思頌元和四年

集古錄八

十九

右虞城李令去思頌李白撰文王適篆唐
世以書自名者多而小篆之學不集本數
家自陽冰獨擅後無繼者其前惟有碧落
碑而不見名氏適開元天寶時人在陽冰
前而相去不遠集本有亦工然當時不甚
知名雖字畫不為工而一時未有及者所
書篆字惟有此爾世亦罕傳余以集本無
集錄求此集本無之勤且博庶得此爾今世
以小篆名家如邵不疑楊南仲章友直問
之皆云未嘗見也治平元年二月七日書

唐陽公舊隱碣元和中

右陽公舊隱碣胡証撰黎燭書李靈省篆額唐世篆法自李陽冰後寂然未有顯於當世而能自名家者靈省所書陽公碣筆畫甚可佳既不顯聞於時亦不見於他處以余家所藏之博而見於錄者惟此雖未為絕筆亦可惜哉嗚呼士有負其能而不為人所知者可勝道哉右真蹟

唐于夔神道碑元和中

集古錄八

十一

右于夔神道碑盧景亮撰其文辭雖不甚雅而書事能不沒其實夔之為人如其所書蓋篤於信道者也碑云司馬遷儒之外五家班固儒之外八流其語雖拙蓋言其集本作夔學不駁雜也然則非徒貶去釋老而已自儒術之外餘皆不學爾碑又云其弟可封好釋氏夔每非之夔于頓父也然可封之後不大顯而夔之後甚盛以此見釋氏之教信嚮者未必獲福毀貶者未必有禍也碑言夔篤於孝悌守節安貧不可動

以勢利其所履如此足以興其後世矣治
平元年八月十一日書 右真蹟

唐昭懿公主碑 元和中

右昭懿公主碑孟簡撰皇甫鑄書公主代
宗女也號昇平公主嫁郭氏公主之號自
漢以來始有謂天子之女禮不自主婚集本
作以公主之因以為名爾後世號某國公
主者雖實不以國公為主而名猶不失其
義唐世始別擇佳名以加之如昇平之類
是也已失其本義矣今此碑乃云諱昇平

集古錄八

十一

公主字昇平公主 集本無此五字斯莫可曉也已

治平元年八月八日書 右真蹟

唐李光進碑 元和中

右李光進碑楊炎撰韓秀實書唐有兩李
光進其一光顏之兄其一光弼之兄弟也
此碑乃光弼弟也唐史書此兩人事多誤
新書各為傳以附顏弼遂得其正 右集本

集古錄跋尾卷第八

西墉記 元附三

禹廟碑 元第七九

崇徽公主手痕詩 元第八三百

懷素法帖 元第九百

重摹吳季子墓銘 元第一百 已有本 一作自有

本真 未嘗過吳 一作無過 其名傳之久 一作其傳

也 嘉祐八年晦日書 九字有此

海濤誌 元第九百 誌 一作志 治平元年七月二

十日書 十一字有此

鹽宗神祠記 元第九百 故唐 一字無 官遂 無

集古錄八

廿二

官字 為然 一作利 不獨為傳記正訛繆亦可為

朝廷決疑議也 一作為朝廷決疑議 獨斯

記 治平元年八月十一日書 十一字有此

鴈門王田氏神道碑 元無

李愷碑 元第九百 而又 一作兩 六人 一作子 孩

提 一作孩 衆孫 此下有提字 升堂之慶 一作昇 治

平元年三月二十三日 十一字有此

甘棠館題名 元第四 治平元年清明前一

日書 十一字有此

汾陽王廟碑 元第九百 治平甲辰七月十

三日以服藥家居書十一有字此

郭忠武公將佐略元至八百六十五謀謨一作謨

濟瀆廟祭器銘八百第所記一作

神女廟詩元第一百嘉祐八年十一月十

四日書十一有字

馬寔墓誌銘元第十同前

鍾山林下集序元第九百而洪一字無

房太尉遺愛碑陰記元第四

賀蘭夫人墓誌元第二

陸文學傳元第七茶之此下一號陸鴻

集古錄八

廿三

漸此下有至飲茶客稀則烹鴻漸以茶

此四字上一考其此下潮州一作其多如

此一字無不傳此下有獨茶經著於世

元年七月二十四日

又別本右陸文學傳題云自傳而曰名

羽字鴻漸或云名鴻漸字羽未知孰是

然則豈其自傳也茶載前史自魏晉以

來有之而後世言茶者必本鴻漸蓋為

茶著書自羽始也至今俚俗賣茶肆中

多置一甕偶人云是陸鴻漸至飲茶客

稀則以茶沃此偶人祝其利市其以茶
自名久矣而此傳載羽所著書頗多云
君臣契三卷源解三十卷江表四姓譜
十卷南北人物志十卷吳興歷官記三
卷湖州刺史記一卷茶經三卷占夢三
卷豈止茶經而已也然他書皆不傳獨
茶經著於世爾

辨正禪師塔院記元第二二百徐峴此下一

柳筆此下一
有法字

盤谷詩序元第九二百當時一作世已一作

集古錄八

四

治平元年中元日書一有

韓退之題名元第七十四記遇一無試也試一

田弘正家廟碑元第七十六尤甚此下知

其一作改為一作

南海神廟碑元第九十八

羅池廟碑元第七碑言一作荔子一作加

子一作

黃陵廟碑元第五餘事二字一本言一作

胡良公碑元第二十七

韓文公與顛師書元第三

高閑草書卷元無草書一字無

武侯碑陰記元第七十八百

禱聰明山記元第八十五百

復黃陂記元第九十五又記一作祭樊仲文復黃陂

般舟和尚碑元第六十四百

彌陀和尚碑元第三一百惟韓稱一作韓今余無一

余其文書一作

修桐柏宮碑元第一一百為碑於一作碑

虞城李令去思頌元第八三百

陽公舊隱碣元第七十三百當世時一作

集古錄八

世

于夏神道碑元第六十八百

昭懿公主碑元第八百九義矣一字無

李先進碑元第六十七百兄弟一字無治平元年

夏至日書一字有此

集古錄跋尾卷第九

歐陽文忠公集一百四十二

唐樊宗師絳守居園池記

長慶三年

右絳守居園池記唐樊宗師撰或云此石宗師自書嗚呼元和之際文章之盛極矣其怪奇至於如此

右集本

唐張九齡碑

長慶三年

右張九齡碑按唐書列傳所載大節多同而時時小異傳云壽六十八而碑云六十三傳自左補闕改司勳負外郎而碑云遷禮部傳言

集本作云

張說率召為祕書少監集

集古錄九

賢院學士知院事碑云副知至後作相遷中書令始云知院事其載張守珪誅安祿山事

集本無此字

傳云九齡判守珪狀碑云守

珪所請留中不行而公以狀諫然其為語則略同碑長慶中立而公薨在開元二十八年至長慶三年實八十四年所傳或有同異而至於年壽官爵其子孫宜不繆當以碑為是也治平元年二月十日書

右真蹟

唐田布碑

長慶四年

右田布碑庾承宣撰布之事壯矣承宣不

能發於文也蓋其力不足爾布之風烈非
得左丘明司馬遷筆不能書也故士有不
顧其死以成後世之名者

集本有
猶字

有幸不

幸

集本有
焉字

各視其所遭如何爾今有道史

漢時事者其人偉然甚著而市兒俚嫗猶
能道之自魏晉以下不為無人而其顯赫

不及於前者無左丘明司馬遷之筆以起

其文也治平甲辰秋社日書

右真蹟

唐沈傳師游道林嶽麓寺詩

長慶中

右嶽麓寺詩沈傳師撰并書題云酬唐侍

御姚負外而二人之詩不見不知為何人

也獨此詩以字畫傳于世而詩亦自佳傳

師書非一體此尤放逸可愛也

右集本

唐崔能神道碑

長慶三年

右崔能神道碑李宗閔撰能弟從書碑云

拜御史中丞持節觀察黔中仍賜紫衣金

印按唐世無賜金印者官制古今

集本作
古今官

制沿革不同而其名號尚或相襲自漢以

來有銀青金紫之號當時所謂青紫者綬

也金銀者乃其所佩印章爾綬所以繫印

者也後世官不佩印此名虛設矣隋唐以
來有隨身魚而青紫為服色所謂金紫者
乃金紫衣而佩金魚爾宗閔謂賜金印者
繆也今世自以賜緋銀魚袋賜紫金魚袋
結入官銜集本有而集本作階至金紫光
祿大夫者遂於結銜去賜紫金魚袋皆流
俗相承不復討集本訂本正久矣故因宗閔之
失并記之治平元年七月二十日書右真蹟

唐李德裕茅山三像記

寶曆二年

右茅山三像記李德裕撰德裕自號上清

玄都大洞三景弟子上為九廟聖主吹
為七代先靈下為一切含識敬造老君
孔子尹真人像三軀此固俚巷庸鄙人
之所常為德裕為之有不足恠然以孔
子與老君為伍而又居其下此豈止德
裕之獨可罪耶今史記載孔子問禮於
老聃集本作聃下同聃戒孔子去其驕集本作驕氣
多慙而孔子嘆其道集本無猶龍之語著
于集本耳目自漢以來學者未有以為非
者豈止德裕之罪哉治平元年八月八日

書 石真蹟

唐李德裕平泉草木記

開成五年

已下三篇同是李衛公撰
故不與別碑歲月為敘

右平泉草木記李德裕撰余嘗讀鬼谷子
書見其馳說諸侯之國必視其為人材性
賢愚剴柔緩急而因其好惡喜懼憂樂而
捭闔之陽開陰塞變化無窮顧天下諸侯
無不在其術中者惟不見其所好者不可
得而說也以此知君子宜慎其所好蓋泊
然無欲而禍福不能動其利害不能誘此

身古錄九

四

鬼谷之術所以不能為者聖賢之高致也
其次簡其所欲不溺於所好斯可矣若德
裕者處富貴招權利而好奇貪得之心不
已至或疲弊精神於州木斯其所以敗也
其遺戒有云壞一草一木者非吾子孫此
又近乎愚矣 右集本

唐李文饒平泉山居詩

開成五年

讀山居詩見文饒夢寐不忘於平泉而終
不得少償其志者人事固多如此也余聞
釋子有云出家是大丈夫事蓋勇決者人

之所難也而文旣詩亦云自是功高臨盡
處禍來名滅不由人者誠哉是言也熙寧
壬子正月二十九日書 右真蹟

唐李德裕大孤山賦 會昌五年

贊皇文辭甚可愛也其所及禍或責其不
能自免然古今聰明賢智之士不能免者
多矣豈獨斯人也哉 右集本

唐大孤山賦 歲月未詳

右字畫頗佳而傷於柔媚世傳墀工小篆

此豈其筆耶也 一作右見綿本拾遺

唐辨石鍾山記 大和元年

右辨石鍾山記并善權寺詩遊靈巖記附
覽三子之文皆有幽人之思蹟其風尚想
見其人至於書畫亦皆可喜蓋自唐以前
賢傑之士莫不工於字書其殘篇斷彙為
世所寶傳於今者何可勝數彼其事業超
然高爽不當留精於此小藝豈其習俗
承流家為常事抑學者猶有師法而後世
媮薄漸趨苟簡久而遂至於廢絕歟今士
大夫務以遠自高忽書為不足學往往僅

能執筆而間有以書自名者世亦不甚知為貴也至於荒林敗塚時得埋沒之餘皆前世碌碌無名子然其筆畫有法往往今人不及茲甚可歎也石鍾山記字畫在二者間頗為劣而亦不為俗態皆忘憂之佳玩也

石真蹟

唐法華寺詩 大和八年

右法華寺詩唐越州刺史李紳撰其後自序題云大和甲寅歲遊寺刻詩于壁詳自序所言似紳自書然以端州題名較之字

集元錄九

六

體殊不類甲寅大和八年也 石集本

唐薛莘唱和詩 大和中

右薛莘唱和詩其間馮宿馮定李紳皆唐顯人靈澈以詩名後世皆人所想見者

集本

有而宿尤有詩名六字

然詩皆不及莘豈唱者得於

自然和者牽於強作邪 石真蹟

唐僧靈澈詩 元和四年

右靈澈詩云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世俗相傳以為俚諺慶曆中天章閣待制許元為江淮發運使因脩江岸得

斯石於池陽江水中始知為靈澈詩也澈以詩稱於唐故其與相和者皆當時知名之士包侍郎者佶也徐廣州者浩也代宗時為嶺南節度使

右集本

唐李藏用碑 大和四年

右李藏用碑王原中撰唐玄度書玄度以書自名于一時其筆法柔弱非復前人之體而流俗妄稱借之爾故存之以俟識者

右真蹟

唐玄度十體書 歲月未詳

集本錄九

七

右唐玄度十體書前本得於蘇氏後本得於李丕緒少卿丕緒長安人名家子喜收碑文二家之本大體則同而文有得失故並存之覽者得以自擇焉

右集本

唐鄭澣陰符經序 開成二年

右陰符經序鄭澣撰柳公權書唐世碑碣顏柳二家書最多而筆法往往不同雖其意趣或出於臨時而模勒鐫刻亦有工拙

集本無此
十八字

公權書高重碑余特愛模者不

失其真而鋒鋟皆在至

集本有
於字

陰符經序

則蔡君謨以為柳書之最精者云善藏筆
鋒與余之說正相反然君謨書擅當世其
論必精故為誌之治平元年二月六日書
右真蹟

又

已下七篇同是柳誠懸書或
撰故不與別碑歲月為敘

余自皇祐中得公權所書陰符經序遂求
其經云石已亡矣常意必有藏于人間者
求之十餘年莫可得治平三年有錫工張
景儒忽以此遺余家小吏遽錄之信乎余
所謂物常聚於所好也 右真蹟

集古錄元

唐山南西道驛路記

開成四年

公權書往往以模刻失其真雖然其體骨
終在也 右見綿
本拾遺

唐何進滔德政碑

開成五年

右何進滔德政碑唐翰林學士承旨兼侍
書柳公權撰并書進滔唐書有傳開成五
年立其高數丈制度甚闕偉在今河北都
轉運使公廨園中 右集本

唐李聽神道碑

開成五年
柳公權書

右李聽神道碑李后撰聽父子為唐名將

其勲業昭彰故以碑考傳少所差異而史家當著其大節其微時所歷官多不書於體宜然惟其自安州刺史遷神武將軍史不宜略而不書者蓋闕也

右集本

唐李石神道碑 會昌三年

右李石碑柳公權書余家集錄顏柳書尤多惟碑后不字者則其字尤佳非字之然也譬夫金石埋沒於泥滓時時發見其一二則粲然在目特為可喜爾熙寧三年季夏既望書 右真蹟

唐高重碑 會昌四年

右高重碑元裕撰柳公權書唐世碑刻顏柳二公書尤多而字體筆畫往往不同雖其意超或出於臨時而亦繫於模刻之工拙然其大法則常在也此碑字畫鋒力俱全故特為佳矧其墨蹟想宜如何也治平元年正月廿五日書 右真蹟

唐康約言碑 大中七年

右康約言碑柳公權撰并書約言宦者為河東監軍唐自開元以後職官益濫始有

置使之名歷五代迄今多因而不廢世徒知今之使額非古官襲唐舊號而不知皆唐宦者之職也集本有字約言在大和開成間嘗為鴻臚禮賓使又為內外客省使以此見今之使名自樞密宣徽而下皆唐宦官職也又以見鴻臚卿寺亦以宦者為使於其間約言又為宣徽北院副使又見當時南北院宣徽皆有副使也治平甲辰秋社前一日書石真蹟

唐復東林寺碑大中十一年

集本錄九

十

右唐湖州觀察使崔黯撰柳公權書東林寺會昌中廢之大中初黯為江州刺史而復之黯之文辭甚通麗可愛而世罕有之石集本

唐王質神道碑開成四年

右王質神道碑唐太子賓客劉禹錫撰并書質字華卿王通之後也開成中為宣歙池等州觀察使石集本

唐會昌投龍文會昌五年

右會昌投龍文余脩唐本紀至武宗以謂

奮然除去浮圖銳矣而躬受道家之錄服藥以求長年以此知其非明智之不惑者特其好惡有所不同爾及得會昌投龍文見其自稱承道繼玄昭明三光弟子南嶽炎上真人則又益以前言為不繆矣蓋其所自稱彌者與夫所謂菩薩戒弟子者亦何以異余嘗謂佛言無生老言不死二者同出於貪信矣會昌之政臨事明果有足過人者至其心有所貪則其所為與庸夫何異治平元年五月五日書 右真蹟

唐俞均書陳果仁告身并捨宅造寺疏 大中八年

右陳果仁告身并妻軫靜緣捨宅造寺疏附疏後題云明政二年按隋書煬帝本紀大業十一年十月東海賊帥李子通擁眾渡淮僭稱楚王建元明政則明政二年乃大業十二年也唐高祖實錄武德二年四月隋禦衛將軍陳稜以江都降即以稜為總管九月李子通敗稜陷江都國號吳建元明政則明政二年是武德三年矣二說

不同如此呂夏卿為余言若以大業十二年為子通僭號之二年則江都方亂煬帝安得南幸而唐實錄陳稜事可據則明政二年當為武德三年也隋書繆矣果仁終始事迹不顯略見於隋書云唐初為隋太僕丞元祐將煬帝已遇弒沈法興果仁共殺祐起兵據江表法興自稱總管大司馬錄尚書事承制置百官以果仁為司徒其事止見此爾開元中僧德宣為果仁記捨宅造寺載其世家頗詳而其功閎官爵歲月多繆德宣言中毒以死而宅跡言見屠戮當以宅跡為是德宣文辭不足錄獨採其世自事蹟終始著之俾覽者覈其真偽而少益於廣聞煬帝本紀高祖實錄皆唐初人所撰而不同如此何哉

石集本

唐圭峯禪師碑

大中九年

右圭峯禪師碑唐相裴休撰并書其文辭事迹無足採而其字法世所重也故錄之

云石集本

唐濠州勸民栽桑勅碑 大中十年

余得劉莒脩兗州文宣王廟碑見大中時
中書門下牒又得此碑見大中時勅乃知
平章事非署勅之官今世止見中書門下
牒便呼為勅惟告身之制僅存焉石集本

唐閩遷新社記

歲月見本文

右閩遷新社記唐濞陽宁撰其辭云大中

十年夏六月關西公命遷社于州坤

城或作

凡築四壇壇社稷其廣倍丈有五尺其高
倍尺有五寸主以石壇風師廣丈有五尺
高尺有五寸壇雨師廣丈而高尺云文字

古雅甚可愛嗚呼唐之禮樂盛矣其遺文
有足采焉州縣社稷有主見于此記蓋大
中時其禮猶在也按唐書楊發自蘇州刺
史為福建觀察使至大中十二年遷嶺南
節度以歲月推之關西公者楊發也石集本
又

唐時州縣社稷有主獨此碑見之開元定
禮至大中時猶僅存也禮樂廢壞久矣故
錄此記以著之石真蹟

唐令狐楚登白樓賦

咸通二年

右登白樓賦令狐楚撰白樓在河中至楚子絢為河中節度使乃刻於石絢父子為唐顯人仍世宰相而楚尤以文章見稱世傳絢為文喜以語簡為工常飯僧僧判齋絢於佛前跪爐諦聽而僧倡言曰令狐絢設齋佛知蓋以此譏其好簡楚之此賦文無他意而至千有六百餘言何其繁也其父子之性相反如此信乎堯朱之善惡異也

右集本

唐百巖大師懷暉碑 歲月未詳

集古錄七

古

右百巖大師懷暉碑權德輿撰文鄭餘慶書歸登篆額又有別碑令狐楚撰文鄭絢書懷暉者吾不知為何人而彼五君者皆唐世名臣其喜為之傳道如此欲使愚庸之人不信不惑其可得乎民之無知惟上所好惡是從是以君子之所慎者在乎所學楚之文曰大師泥洹茶毗之六年余以門下侍郎平章事攝太尉泥洹茶毗是何等語宰相坐廟堂之上而口為斯言

集本有邪

字臯夔稷契居堯舜之朝其語言尚書載

之矣異乎此也治平元年七月十三日雨中書石真蹟

唐孔府君神道碑咸通十二年

右孔岑父碑鄭綱撰柳知微書其碑云有子五人載戮戡戡戡按新唐書宰相世系表岑父六子戮之下又有威表據孔子氏譜譜其家所藏碑文鄭綱撰綱自言與孔氏有世舊作碑文時戮等尚在然則譜與碑文皆不應有失而不同者何也余所集錄與史傳不同者多其功過難以碑碣為

正者銘誌所稱有褒有諱疑其不實至於世繫子孫官封名字無情增損故每據碑以正史惟岑父碑文及其家譜二者皆為可據故並存之以俟來者治平元年三月廿二日侍上御崇政竦決繫囚退遂家居謝客因書石真蹟

唐白敏中碑咸通三年

右白敏中碑畢誠撰其事與唐書列傳多同而傳載敏中碑李德裕薦進以獲用及德裕貶抵之甚力以此為甚惡而碑云會

昌中德裕起刑獄陷五宰相竄之嶺外公承是之後一年寃者皆復其位以此為能其為毀譽難信蓋如此故余於碑誌惟取其世次官壽鄉里為正至於功過善惡未嘗為據者以此也碑又言桑道茂事云桑道慕不知孰是治平元年七月二十日右真蹟

唐于僧翰尊勝經咸通五年

右尊勝經于僧翰書僧翰筆畫雖道勁然失分隸之法遠矣所以錄者亦自成一家

而為流俗所貴故聊著集本之庶知博采之不遺爾右真蹟

唐張將軍新廟記龍紀元年

右張將軍新廟記李巨川撰唐彥謙書張魯事史傳詳矣巨川文辭匪工所錄者彥謙書頗知名於世故畧存其筆蹟也右集本

唐王重榮德政碑中和四年同是唐彥謙書附此

右王重榮德政碑歸仁澤撰唐彥謙書重榮當唐之末再逐其帥遂據河中雖破黃巢平朱玫之叛有功於一時而阻兵召亂

為唐患者多矣碑文辭非工而事實無可
采所以錄者俾世知求名莫如自脩善譽
不能掩惡也考重榮之碑豈不欲垂美名
於千載而其惡終暴於集本後世者毀譽
善惡不可誣故也彥謙以詩知名而詩鄙
俚字畫不甚工皆非余所取也治平元年
清明前一日書 右真蹟

唐磻

集本

溪廟記

咸通

二年

右磻溪廟記張翔撰高駢書駢為將嘗立
戰功威惠著於蠻蜀筆研固非其所事然

集古錄九

十七

書雖非工字亦不俗蓋其明爽豪雋終異
庸人至其惑妖人呂用之諸葛殷等信其
左道以冀長年乃騎木鶴而習凌虛僊去
之勢此至愚下品皆知為可笑而駢為之
惟恐不至者何哉蓋其貪心已動集本於
內故邪說可誘於外內貪外誘則其何所
集本增有 而二字 不為哉 右真蹟

唐梁公儒碑

天祐中

右梁公儒碑于廣撰王說書公儒者世為
成德軍將公儒當王鎔時為冀州刺史以

卒其碑首題云唐故成德軍內中門樞密使特進檢校太保使持節冀州諸軍事冀州刺史團練守捉等使軍器作坊使其餘所領事職甚多皆當時方鎮常事不足書惟樞密使唐之末年內官之職其後方鎮遂亦僭置於此見之軍器作坊五代之際號內諸司使皆朝廷官然不見其始置集本有之時而今見於此豈方鎮之職朝廷因而用之耶將方鎮之盛亦僭置也公儒事迹無所取特以此錄之治平元年五月十

八日書

石真蹟

唐花林宴別記

歲月未詳

右花林宴別記唐竇常撰花林寺在滁州余在滁陽遣推官陳詵以事至縣見寺旁石澗岸土崩出石崖隱隱有字亟命模得之石集本

唐陽武復縣記

貞元十九年

唐衢文世罕傳者余家集錄千卷唐賢之文十居七八而衢文抵獲此爾然其氣格不俗亦足佳也石真蹟

唐崔敬嗣碑 景龍二年

右唐崔敬嗣碑胡皓撰郭謙光書崔氏為唐名族而敬嗣不顯皓為昭文館學士然亦無聞三字集本作觀其事實文辭皆不足多采而余錄之者以謙光書也其字畫筆法不減韓蔡李史四家而名獨不著此余屢以為歎也治平元年七月三十日 右集本

唐潤州施羅尼經幢 歲月未詳

右施羅尼經幢今在潤州寶墨亭中唐雲陽野夫王真之書字畫頗為世俗所重故

錄之以備廣採 右集本

唐夔州都督府記 會昌五年

余嘗謂唐世人人工書故其名堙沒者不可勝數每與君謨嘆息于斯也如具靈談繆師愈今人尚不知其姓名况其書乎余以集錄之博僅各得其一爾 右見綿本拾遺

唐鄭權碑 寶曆二年

右姚向書筆力精勁雖唐人工於書者多而及此者亦少惜其不傳於世而今人莫有知者惟余以集錄之博得此而已熙寧

辛亥孟夏清心堂書

石見綿本拾遺

唐王藻詩

沈傳師李德裕唱和
歲月未詳

見綿本拾遺

惠泉在今荆門軍余貶夷陵道荆門裴回泉上得二子之詩佳其詞翰遂錄之逮今蓋三十年矣嘉祐八年十一月二十日書

唐人書楊公史傳記

歲月未詳

右楊公史傳記文字訛缺原作者之意所以刻之金石者欲為公不朽計也碑無年月不知何時然其字畫之法迺唐人所書爾今纔幾時而磨滅若此然則金石果能

集古錄元

辛

傳不朽邪楊公之所以不朽者

八字集本作楊公者

震也其所不朽者

果待金石之傳邪凡物有形必有終弊自古聖賢之傳也非皆託於物固

能無窮也乃知為善之堅堅於金石也

集本

無也

嘉祐八年十一月廿日書

石真蹟

唐放生池碑

天寶十年

右放生池碑不著書撰人名氏放生池唐世處處有之王者仁澤及於草木昆蟲使一物必遂其生而不為私惠也惟天地生萬物所以資於人也

集本有

然代天而治物

者常為之節使其足用而取之不過故集本
萬作物得遂其生而不夭三代之政如斯而
已易大傳曰庖犧氏之王也能通神明之
德以類萬物之情作結繩而為網罟以佃
以漁蓋言其始教民取物資生而為萬世
之利此所以為聖人也浮圖氏之說乃謂
殺物者有罪而放生者得福苟如其言則
庖犧氏遂為集本聖人有五人間地下之罪人矣
治平元年八月十日書石真蹟

集古錄跋尾卷第九

絳守居園池記元第八十第

張九齡碑元分作上下卷

卷上第三百六徐浩結銜云廣州刺史持節充

嶺南節度當云廣州刺史豫章石本卷末有此二十二字

卷下第三百七同異一作異同

唐田布碑元第八百四十二

道林嶽麓詩元第一百六十一

崔能神道碑元第八百三十八官不一無官字

茅山三像記

元第九百九十九

老君

一作子

平泉草木記

元第九百九十九

無窮

此下有一故字

其利

一無其字

其次

一作然則

可矣

二字上一有亦字

有云

一無有字

非吾

一作其

治平元年七月二十四日中書

東廳後閣書

十一有十七字

又別本

右平泉山居草木記李德裕撰余嘗讀

鬼谷子書見其馳說諸侯之國常視其

人賢愚材性剛柔緩急而因其好惡喜

懼憂樂而捭闔之陽開陰閉變化無窮

集古錄九

十一

顧天下諸侯無不在其術中者惟不見

其所好者不可得而說也以此知君子

宜慎其所好泊然無欲而禍福不能動

利害不能誘此鬼谷之術所不能為者

也是聖賢之所難也

平泉山居詩

元附九百三十九

大孤山賦

元第九百一十九

辨石鍾山記

元第三百二十九

見其

此下一有為字

以遠

此下

一有業字

前世

一作當世

治平元年二月六日書

此下

有

此

此九字

法華寺詩元第七

薛華唱和詩元第十

其間元無此名後

世後一無和者二有

靈澈詩元第八相唱和者四作郎者無

者州者一者代宗二有

李藏用碑元第七

唐玄十體書元第八文有一有嘉祐癸

卯七月二十五日書十一有

陰符經序元第九

山南西道驛路記元第二

集古錄九

廿三

何進滔德政碑元第二

李聽神道碑元第七治平元年七月三

十日書十一有

李后神道碑元第十

高重碑元第九

康約言碑元第十

復東林寺碑元第八

王質神道碑元無

會昌投龍文元第七

陳果仁告身并捨宅造寺疏元第七

子通作為一終始二字無此沈法興此下一字嘉

祐八年歲在癸卯八月十一日書一有十四字

圭峯禪師碑元第九

濠州勸民栽桑勅碑

又別本一作勸農碑

皇祐元年春余自揚移頻舟過濠梁得此碑於今樞密使張公昇唐之制刺之文今不復見蓋官失其職久矣此大中時敕也尚可見其遺制焉

閩遷新社記元第五

集言錄九

廿四

登白樓賦元第九百好簡此下一字治平元

年八月八日祈晴于太社晨歸遂書此一十有

七字

百巖大師碑元第九百

孔府君神道碑元第四百世繫一作

白敏中碑元第六百薦進一作十日此下有

書字

于僧翰尊勝經元第三

張將軍新廟記元第一書頗知名作詩一

王重榮碑元第六

礮溪廟記 元第九百 凌虛 一作雲 治平元年

中秋日書 一有八字

梁公儒碑 元第七百

花林宴別記 元無卷第

陽武復縣記 元第九百

崔敬嗣碑 元第七百

陀羅尼經幢 元無卷第 今在 一作在今

夔州都督府記 元第七百 堙没 一作埋没 于斯

一作斯

鄭權碑 元第七百

集古錄九

世五

王夔詩 元第一百

惠泉詩附一作沈傳師宇文鼎蒙泉詩附

楊公史傳記 元第七百 十一年月 此下非皆作

皆不 二十 此下有八字

放生池碑 元第九百 能通 一作通

集古錄跋尾卷第十

歐陽文忠公集一百四十三

瘞鶴銘

歲月未詳

瘞鶴銘黃庭遺教經雖傳自晉而公疑唐人所書故附此

右瘞鶴銘題云華陽真逸撰刻於焦山之足常為江水所沒好事者伺水落時模而傳之往往祇得其數字云鶴壽不知其幾而已世以其難得尤以為奇惟余所得六百餘字獨為多也按潤州圖經以為王羲之書字亦奇特然不類羲之筆法而類顏魯公不知何人書也華陽真逸是顧况道號今不敢遂以為况者碑無年月不知何時疑前後有人同斯號者也

集古錄十

右集本

又

右在焦山之足常為江水所沒好事者伺水落時模而傳之往往抵得其數字云鶴壽不知其幾而止世以其難得尤以為奇惟余所得獨若此之多也潤州圖經以為王羲之書字亦奇放然不類羲之筆法而類顏魯公不知何人書也或云華陽真逸是顏况道號銘其所作也

右真蹟

黃庭經 永和十二年

右黃庭經一篇晉永和
中刻石世傳王羲之書
書雖可喜而筆法非羲
之所為黃庭經者魏晉
時道士養生之書也今
道藏別有三十六章者
名曰內景而謂此一篇
為外景又分為上中下
三部者皆非也蓋內景
者乃此一篇之義疏爾
流俗又有一篇名曰中
景者尤為繁雜鄙俚之
所得傳也余嘗患世人不
識其真多以內景三十六
章為本經因取永和刻
石一篇為之注解余非學
異說者哀世人之惑於
繆妄爾右

真蹟

信古錄十

二

又

今道藏別有三十六章
曰黃庭內景而謂此一
篇者為外景又有分為
上中下三部者流俗所
行又別有中景者皆非
也所謂內景者乃此經
之義疏爾中景一篇尤
為繁雜蓋妄人之所作
也此本晉永和
中刻石文字時亦脫繆
然此今世俗所傳頗為

精也

右見綿本拾遺

又

右黃庭別本

一作

續得之京師書肆不知

此石刻在何處其字畫頗類顏魯公甚可愛而不劣更俟求訪以足治平丁未閏月

三日書

右見綿本拾遺

又

黃庭經二篇皆不著書人姓名余初得後本已愛其字不俗遂錄之既而又得前本於殿中丞裴造造好古君子也自言家藏此本數世矣與其藏于家不若附見余之集錄可以傳之不朽也余因以舊本較其

集古錄十

全

優劣而並存之使覽者得以自擇焉世傳

王羲之嘗寫黃庭經此豈其遺法歟

右集本

遺教經

右遺教經相傳云羲之書偽也蓋唐世寫

經手所書

集本有爾字

唐時佛書今在者大抵

書體皆類此第其精麤不同爾近有得唐人所書經題其一云薛稷一云僧行新書者皆與二人他所書不類而與此頗同即知寫經手所書也然其字亦可愛故錄之蓋今士大夫筆畫能髣髴乎此者鮮矣右

真蹟

小字道德經 開元二十七年

右小字八分道德經不著書人名氏亦知其所自来或云在明州其石今亡矣問今藏書之家皆云未嘗見也其字畫精妙見者多疑為明皇書而知非者以其集本有首字但題御注而不云御書也 右真蹟

唐人臨帖

右唐人所臨諸家法帖一卷其前數帖類真卿所書蓋其筆畫精勁他人未易臻此

集古錄十

四

按唐書言褚無量嘗請以當時所藏奇書名畫命宰相以下跋尾而玄宗不許此乃有宋璟等列名于後又頗多訛繆豈後人妄增加之也然要為可翫何必窮較其真偽今流俗所傳鍾王遺迹多不同然時時各有所得故雖小小轉寫失真不害為佳物由是悉取前後所得諸家法帖分入集錄蓋以資博覽云 右集本

小字法帖

此下皆跋法帖蓋模本也故類於唐人臨帖之後

右小字法帖者近時有尚書郎潘師旦者

以官法帖私自模刻于家為別本以行於世余因分以為類散入集錄諸秩而程邈衛夫人鍾繇王廙宋儋皆以小字為一類於此余嘗辨鍾繇賀捷表為非真而此帖字畫筆法皆不同傳模不能不失本體以此真偽尤為難辨也治平元年七月三十

日書

右真蹟

又

近時有尚書郎潘師旦者竊取官法帖中數十帖別自刻石以遺人而傳寫字多轉

集古錄十

五

失然亦時有可佳者因又擇其可錄者分為十餘卷以入集日聊為一時之翫爾其小字尤精故錄於此

右集本

十八家法帖

右世傳十八帖者實二十五帖蓋書者十八家爾而流俗又自

集本無此字

有羲之十八

帖然皆出於官法帖也太宗皇帝時常遣使者天下購募前賢真蹟集以為法帖十卷鏤板而藏之每有大臣進登二府者則賜以一本其後不賜或傳板本在御書院

往時禁中火災板被焚遂不復賜或云板
今在但不賜爾故人間尤以官法帖為難
得此十八家者蓋官法帖之尤精者也余
得自薛公期云是家藏舊本頗真今世人
所有皆轉相傳模者也 右真蹟

雜法帖六

嚮於薛十三處得法帖一部闕其第一久
而始獲

南朝諸帝筆法雖不同大率意思不遠眇
然都不復有豪氣但清婉若可佳耳

二

學書不必憊精疲神於筆硯多閱古人遺
蹟求其用意所得宜多

三

羲獻世以書自名而筆法相去遠甚父子
之間不同如此然皆有足喜也

四

吾有集古錄千卷晚又得此法帖歸老之
計足矣寓心於此其樂可涯嘉祐壬寅大
雩攝事致齋閑題

五

古今事異一時人語亦多不同傳模之際
又多轉矣時有難識處惟當以意求之爾
嘉祐七年大饗明堂致齋于中書東閣偶
題

六

老年病目不能讀書又艱於執筆惟此與
集古錄可以把玩而不欲屢閱者留為歸
穎銷日之樂也蓋物維不足然後其樂無
窮使其力至於勞則有時厭爾然內樂猶

集古錄二

七

有待於外物則退之所謂着山林與着城
郭何異宜有道者所笑也熙寧辛亥清心
堂書

右見綿本別集二十二卷

懷州孔子廟記

後魏太和此誤

右宣尼廟記文辭事實皆不足采其書亦
非佳獨其字畫多異故特錄之以備傳覽

右見綿本拾遺

景福遺文

余在夷陵時得之民家見當時縣有驅使
官衙直典然云未一作未不者莫詳其語嘉

祐七年五月二十六日

右見綿本別集二十卷

浮槎寺八紀詩

右浮槎寺八紀詩者自云鴈門釋僧皎字

廣明作

集本無此字

詩雖非工而所載事蹟皆

圖經所無可以資博覽浮槎山在今廬州慎縣其上有泉其味與無錫惠山水相上下而鴻漸茶經及張又新等水記皆不載嘉祐中李留後端愿守廬州以其水遺余因為之記其事余甚愛山泉而浮槎水特佳頗怪前世遺而不錄及得僧皎紀浮槎

八事亦無之乃知物之晦顯有時也治平

元年七月三十日書

右真蹟

福州永泰縣無名篆

右在福州永泰縣觀音院後山上世俗多傳以為僊篆太常博士黃孝立閩人也嘗為余言其山無名上多頑石無復鐫刻之蹟如人以手指畫泥而成文文隨圓石之形環布之如車輪循環莫知其首尾又言孝立嘗至於廣州見南蕃人以夷法事天日夕焚香拜金書字號為天篆者正類此

然不能曉也今人亦有以道家之言釋之者曰勤道守三一中有不死術亦莫知其是非也

右真蹟

又

右在福州永泰縣觀音院後山上太常博士黃孝立閩人也為余說曰山無名而甚高峻后皆頑無復鐫刻之迹如人以手指畫泥而成文文隨圓石之形環布之又曰孝立嘗至廣州見南蕃人以夷法事天日夕拜金書字圖號天篆者視其字與此篆正同然不能考也今世人亦有以道家之言譯之者曰勤道守三一中有不死術亦莫得而詳焉

右集本

讞仙火

右讞仙火字在今岳州華容縣廢玉真宮柱上倒書而刻之不知何人書也傳云大中祥符中玉真宮為天火所焚惟留一柱有此字好事者遂模于石慶曆中衡山女子號何僊姑者絕粒輕身人皆以為僊也

有以此字問之者輒曰讞僊者雷部中鬼

也夫婦皆長三尺其如玉掌行火於世間
後有聞其說者於道藏中檢之云實有謝
僊名字主行火而餘說則無之由是益以
僊姑為真僊矣近見衡州奏云僊姑死矣
都無神異客有自衡來者云僊姑晚年羸
瘦面皮皺黑第一衰媪也嚮時蘇州有一
丐者臥道中相傳云是得僊者也自天聖
中余已聞之後二十餘年尚在其人姓沈
舉世皆傳為沈臥僊云而飲食不漏州縣
吏屢使人監守或潛伺察之皆實臥而不
起亦不漏遂相傳以為神既而亦以病死
雖素信惑其事喜為之稱說者亦不云死
時有異也斯二人者皆今世人以為僊者
如此故并載之

右集本

張龍公碑 乾宣元年

右張龍公碑趙耕撰云君諱路斯潁上百
社人也隋初明經登第景龍中為宣城令
夫人關州石氏生九子公罷令歸每夕出
自成至丑歸常體冷且濕石氏異而詢之
公曰吾龍也蓼人鄭祥遠亦龍也騎白牛

據吾池自謂鄭公池吾屢與戰未勝明日
取決可令吾子挾弓矢射之繫鬣以青綃
者鄭也絳綃者吾也子遂射中青綃鄭怒
東北去投合把西山死今龍穴山是也由
是公與九子俱復為龍亦可謂怪矣余嘗
以事至百社村過其祠下見其林樹陰蔚
池水窈然誠異物之所託歲時禱雨屢獲
其應汝陰人尤以為神也

右集本

又

龍公之事怪哉余嘗以事至百社村過其

集古錄十

十一

祠下見其林樹陰蔚池水窈然誠異物之
所託歲時禱雨屢獲其應汝陰人尤以為
神也

右真蹟

周伯著碑

右周著碑者在今宿州出於近歲蓋官部
春夫開汴渠於泥沙中掘得之其文字古
怪而磨滅無首尾了不可讀伯著不知為
何人其僅可見者云渤海君玄孫季景長
子也其事蹟不考文辭莫曉而字畫不工
徒以其古怪而錄之此誠好古之弊也治

平元年七月三十書

右真蹟

衛秀書梁思楚碑

上元元年

秀筆工之善模者也其自謂集書信矣無足多取也書譬君子皆學乎聖人而其所施為未必同也

右集本

裴夫人誌

天寶四年

右裴夫人誌辭翰瀟洒固多情思惜乎不見其名氏石在長安之萬年矮槐文亦佳在亳州法相寺二者皆後得故續附于此熙寧二年六月二十有八日青州山齋書

集古錄十

十一

右見綿本拾遺

五代時人署字

右五代時帝王將相等署字合一卷前人遺蹟往往因人家告身莊宅券契故後世傳之猶在此署字乃北京人家好事者類而模傳之爾

右集本

楊凝式題名

李西臺詩附

右楊凝式題名并李西臺詩附自唐亡道喪四海困於兵戈及聖宋興天下復歸于治蓋百有五十餘年而五代之際有楊少

師建隆以集本後稱李西臺二人者筆法不同而書名皆為一時之絕故並錄于此

右真蹟

徐鉉雙溪院記

右雙溪院記徐鉉書鉉與其第錯皆能八分小篆而筆法頗少力其在江南皆以文翰知名號二徐為學者所宗蓋五代干戈之亂儒學道喪而二君能自奮然為當時名臣而中國既苦於兵四方僭偽割裂皆褊迫擾攘不暇獨江南粗有文物而二君

集古錄十

十三

者優遊其間及宋興違命侯來朝二徐得為王臣中朝人士皆傾慕其風采蓋亦有以過人者故得錄其書爾若小篆則與鉉同時有王文秉者其筆甚精勁然其人無足稱二字集本也治平元年上元日書石

真蹟

王文秉小篆千字文

紫陽石 磨銘附

右小篆千字文者江南人王文秉書其後題云大唐庚申歲者建隆元年也偽唐李煜自周師取淮南畫江為界以稱臣遂削

去年號奉周正朔然世宗特許其稱帝故
文秉猶稱唐而不書年號直云庚申歲也
文秉在江南篆書遠過徐鉉而鉉以文學
名重當時文秉人罕知者學者皆云鉉筆
雖未工而有字學一點一畫皆有法也文
秉所書獨余集錄屢得之此本得於太學
楊南仲紫陽石磬銘者張獻撰亦文秉書
也

石集本

王文秉紫陽石磬銘

右紫陽石磬銘余獨錄於此而不附他書

集古錄十

十四

者文秉之書罕見於今也小篆自李陽冰
後未見工者文秉江南人其字畫之精遠
過徐鉉而中朝之士不知文秉但稱徐常
侍者鉉以文章有重名於當時故也歲在
辛酉晉天福六年李昇之昇元五年也五
代干戈之際士之藝有至於斯者太平之
世學者可不勉哉

石見綿
本拾遺

郭忠恕小字說文字源

右小字說文字源郭忠恕書忠恕者

集本
有五

代漢周之際為湘
陰公從事十二字

及事皇朝其事見實錄

頗奇怪世人但知小篆而不知其楷法尤
精然其楷字亦不見刻石者蓋惟此耳故
尤可惜也五代干戈之際學校廢是謂集本
為作君子道消之時然猶有如忠恕者國家
為國百年天下無事儒學盛矣獨於字書
忽廢幾於中絕今求如忠恕小楷不可得
也故余每與君謨歎息於此也石在徐州
集本無此四字嘉祐八年十二月廿日書 石真蹟

郭忠恕書陰符經

右陰符經郭忠恕書篆法自唐李陽冰後

集古錄十

五

未有臻於斯者近時頗有學者曾未得其
髣髴也實錄言忠恕死時甚怪豈亦異人
乎其楷書尤精也嘉祐六年九月十五日
宴後歇泊假閑覽因題 石真蹟

太清石

集本西作

闕題名

余自至亳始得悉閱太清之碑其佳者皆
集本已入余集古錄矣乃知余之集錄所
得多矣惟兩石闕題名集本無此二字未有今集本

無此字續錄於此熙寧元年二月十九日書

石真蹟

太清東闕題名

熙寧元年二月十八日余率僚屬謁太清諸殿裴回兩闕之下周視八檜之異窺九井禹步之奇酌其水以烹茶而歸十九日

書

右見綿本拾遺

賽陽山文

太和九年誤寘于此

右跋尾者六人皆知名士也時余在翰林以盃饗致齋唐書局中六人者相與飲弈歡然終日而去蓋一時之盛集也明年夏鄰幾聖俞卒又九年而原甫長文卒自嘉

集古錄十

十六

祐已亥至今熙寧辛亥一紀之間亡者四存者三而擇之遭酷吏以罪廢景仁亦以言事得罪獨余頑然蒙上保全貪冒寵榮不知休止然筋體憊矣尚此勉強而交遊零落無復情悰其盛衰之際可以悲夫是時同脩書者七人今亡者五宋子京王景彛呂縉叔劉仲更與聖俞也存者二余與次道爾次道去年為知制誥亦以封還李定詞頭奪職因感夫存亡今昔之可歎者遂并書之熙寧四年三月十五日病告中

書右見綿本拾遺

集古錄跋尾卷第十

瘞鶴銘元第八 奇特一作放

黃庭經元第四十一

又續元題 作

又三日十一作三日

又姓名一作氏 已愛其字一作愛 此本一無

字余因一無 較其一無 擇焉一作 庭經無

集古錄十

十七

經字 治平元年十月十三日致齋東閣書有一

此四字

遺教經元第二 二百可愛二字上一

小字道德經元第九 二百二十五

唐人臨帖元第八 七百 真卿一字上一 乃有

一作然 然時時三字一 博覽云此下一 有此

緒少卿治平元年 夏至日書十七字

小字法帖元第七 百 官法帖此下一

又元第七 百 於此一作

十八家法帖元第四 百 集以一字無 進登一作

雜法帖六元無

五時有二以字上一

六則有時而厭時五字則有一厭作

懷州孔子廟記元第八十五百 記碑一作

景福遺文元卷第無 米不米一作不

浮槎寺八紀詩元第五十三百 紀浮槎八事一作

記浮槎八紀事

無名篆元第八十七百 環布之三字一作旋布

又此篆篆一無字

集古錄十

大

謝山火元第六十二百 傳云一作傳 絕粒上二字

有能 世間一作人間 而餘一作其餘 而死二字上

字 客有至 衰媪十一無此二字 縣吏一作官 實卧

二字上一 并戴并一字無 治平元年上元日書

有云字

一有此 張龍公碑元第五百二

周伯著碑元第六十九百 勸碑作 而錄一字無

梁思楚碑元第七十五百

裴夫人誌元第八十一百 亦佳一作亦可佳亦

五代時人署字元第三十七

楊凝式題名一元第四百

雙溪院記元第九百皆能一字無及宋一字無

其筆一無其字

小篆千字文元第五百紫陽至書也此一無

三治平元年四月九日書九一字有此

紫陽石磬銘元附五百

小字說文字源元第一百但知此下一

郭忠恕書陰符經元第八百

太清西闕題名元第三百

太清東闕題名元第二百五

集古錄

九

賽陽山文元第五百得罪此下一

翰林學士吳奎知制誥劉敞祠部郎中

集賢校理江休復工部員外郎直集賢

院祖無擇屯田員外郎編修唐書梅堯

臣嘉祐四年四月六日於編脩院同觀

范鎮景仁後至後見真蹟題此

集古碑千卷每卷碑在前跋在後銜幅

用公名印其外標以緗紙束以縹帶題

其懺曰某碑卷第幾皆公親蹟至今猶

有存者按公嘗自云四百餘篇有跋今世所傳本是也其間如唐鄭權碑乃熙寧辛亥歲跋又至明年正月方跋鄧艾碑李德裕山居詩四月題前漢鴈足鐙名後數月而公薨殆集錄之絕筆也方崧卿裒聚真蹟刻板廬陵得二百四十餘篇以校集本頗有異同疑真蹟一時所書集本後或改定今於逐篇各注何本若異同不多則以真蹟為主而以集本所改注其下或繁簡遼絕則兩存之

謂如後漢樊常侍碑真蹟作永壽四年四月而集本改作二月訪得古碑二月為是至於以始元為漢宣帝年號又稱後周大統十六年唐大足二年之類乃一時筆誤不敢有所更改集古跋既刻成方得公子叔弼目錄二十卷具列碑之歲月雖朝代僅差一二而紀年先後頗有倒置已具注其下



